

四部叢刊

介門集注杜工部詩二

Z121/070:1(109)

109

Z121/070:1(109)

江南大学图书馆



91153702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分門集注
杜工部詩

二

卷十二至卷二十五
附：杜工部年譜

據商務印書館一九二六年版重印

四部叢刊初編（一〇八一—一〇九）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二冊）

唐杜甫撰

上海書店印行

上海福州路四二四號

上海影印廠印刷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十二

紀行下

律詩三十六首

去蜀

新添

四庫全書

實元

源氏明心
死後集
歸籍上章

謙
堂
書

五載客蜀郡一年歸梓州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遊
萬事已黃髮殘生隨白鷗安危大臣在何必淚長流

恨別

洛城一別四洙曰一作三千里胡騎長驅五六年

洙曰一云六七公因避亂

蜀草木變衰行劍外洙曰宋玉九辨草木搖落兮變衰

兵戈阻絕老江

邊

洙曰道路極阻未可歸也

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

聞道河陽近乘勝司徒急為破幽燕

洙曰幽燕安史巢穴司徒李光弼也

新破賊于河南三橋故也。趙曰乾元二年司
徒李光弼敗史思明於河陽幽燕思明出穴也

遊子

巴蜀愁誰語吳門興杳然

洙曰梅福變名姓爲吳市門卒
趙曰此篇公欲南下而尚在

巴蜀留帶
而愁也

九江春草外

洙曰九江江名
見所思詩注

三峽暮帆前

洙曰
見忠

州三峽內注。趙曰九江
三峽正是南下之所歷

默就成都卜

洙曰史記嚴君平避世
賣卜於成都市中。趙

曰言不思再往成都以
嚴君賣卜於成都市

休爲吏部眠

洙曰晉書畢卓太興末
爲吏部郎廿舍郎釀熟

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日視之乃畢吏部
也。洙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致醉而去。趙曰言休爲酒

而眠以爲
留滯也蓬萊如可到

洙曰漢非乘槎可上風騷道阻蓬萊無可
漢非乘槎可上風騷道阻蓬萊無可

到之期前漢郊祀志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
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蓋常有到者未至望之如雲

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水臨之遙且至則風輒引船而去終莫能
至云。趙曰公言非止南下道吳而已蓬萊仙山可到則亦佳矣

衰白問羣仙

洙曰世說蓬萊有
羣仙及不死之藥

行次鹽亭縣聊題四韻奉簡嚴遂州蓬州二

使君諮議諸昆季

魯曰此詩奉簡嚴遂兩使君以比蜀之名士

馬首見鹽亭高山擁縣青雲溪花淡淡

朱曰一作漠漠春郭

水泠泠全蜀多名士

朱曰蜀都賦近則江漢炳靈出載其英譽若相如儻若君平王褒曄曄而秀發

揚雄金章而挺生○趙曰多名士指言當日之人以引下句

嚴家聚德星

朱曰陳仲弓從諸子造荀李和

德星聚太史奏賢人聚也

長歌意無極好爲老夫聽

自閬州領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

汨汨避羣盜悠悠經十年不成向南國

趙曰指言自閬中而欲南下之

計不

復作遊西川物役水虛照

趙曰言爲身爲物所役水亦虛徒相照而不得優游

而觀賞之也

魂傷山寂然我生無倚著

朱曰師古曰地盡空至著謂安土也

地盡空

畏途邊

趙曰盡室全家也左傳盡室以行莊子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師曰甫初次遊荆楚

聞嚴武

再鎮成都故云不成向南國復作遊
西川畏途者言道路盜賊險阻也

長林偃風色迴

洙曰一作首

復意猶迷杉裏翠微潤

師曰蜀都賊鬱

蓋蓋以翠微山色之輕縹也○趙

曰言山中翠微之氣潤衣表服也

馬銜青草嘶棧

洙曰一作逕懸

斜避石閣道也

洙曰棧

橋斷却尋溪何日兵戈盡飄飄媿老

妻

行色遽隱見

洙曰孔子見盜跖回遇柳下惠於魯東門曰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盜跖耶○趙曰言山有高

下林木有蔽虧其行李物色或見或隱也○師曰言山聚合其身遽隱見也棧閣道也

人煙時有無僕

夫穿竹語羅子入雲呼轉石驚鸛

洙曰天台賦始經鸛之金○趙曰

山中之人以其有鸛魅而轉石驚之

抨弓落狔廳

洙曰狔狔廳廳鼠五技而窮○蘇曰佳績

爲黔江太守官署後多廳抨絃即驚墮○鄭曰抨波耕切訓彈也

真供一笑樂似欲慰窮

途

渝州候嚴六侍御不到先下峽

聞道乘驄發

立之曰漢栢典號驄馬御史此句指嚴侍御也

沙邊待至天不知雲

雨散

洙曰宋玉高唐賦秋兮如風淒兮如雨風上雨霽雲無處所王粲詩風流雲散一別如雨○師曰雲雨散喻別離也

虛費短長吟

洙曰古詩有長短吟

山帶烏蠻閣

洙曰雋州西有烏白蠻○鄭曰梁益記雋

州雋山其地接諸蠻部有烏蠻秋蠻

江連白帝深

洙曰公孫述以永安爲白帝城○師曰此二句言阻遠也

船經一柱過

洙曰梁劉孝綽江津寄劉之遴詩經過一柱觀出入三休臺

留

洙曰一作滯眼共

登臨

船下夔州郭宿雨濕不得上岸別王十二判

官

依沙宿舸船石瀨月娟娟

洙曰謝靈運詩回石瀨茂林脩竹詩鮑照詩娟娟似娥

眉風起春燈亂江鳴夜雨懸長鍾雲外濕勝地石堂

煙

趙曰石堂是夔州佳處空望其煙此題中所謂不得上岸也

柔櫓輕鷗外含悽覺汝

賢

趙曰船櫓在輕鷗之外忽忽遂行不得如鷗之遊漾所以含情而覺鷗之勝我也

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峽久居夔

府將適江陵漂泊有詩凡四十韻

老向巴人裏

洙曰傳莊十八年巴人伐楚○修可曰劉璋分三巴以夔爲中巴地也

今辭楚塞

偶入舟艤不樂解纜獨長吁

洙曰江文通望荆山詩義至江漢始知楚長謝靈運解

纜乃流潮又入舟陽已微○趙曰楚塞指白帝城不樂而長吁者有萍梗流離之傷矣

窄轉深啼恍

鄭

余救

虛隨亂治鳧

趙曰舟轉於峽中之窄處其間啼恍愈在深處矣舟虛隨冷治之鳧謂之亂治則非

一二

石苔凌几杖空翠撲肌膚

蘇曰陰亮山行謂友人曰空翠爽人肌膚泉流清人

耳目乍脫塵

疊壁排霜劍

趙曰指言巫山也其立如劍

奔泉濺水珠

蘇

屈平亂山橫劍奔泉濺珠

查浪藤上下濃淡樹榮枯神女峯娟妙

鄭

盛弘之荊州記 昭君宅有無 洙曰神女廟傍有昭君村○鄭

宅○趙曰蓋年歲久遠 曰寰宇記歸州巴東有王昭君

不知昭君宅何在也 曲留明怨惜 洙曰怨惜一作怨別○

府有昭 夢盡失歡娛 洙曰昭君宅有夔州子美負薪行云若

君怨 倫昭君辭曰王明君者本為王昭君以觸晉文帝諱改之匈奴盛

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明君配焉昔公主嫁烏孫今琵琶

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爾也其造新之曲多哀

怨之聲神女峯在巫山宋玉高唐賦曰昔先王遊高唐怠而晝寢

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願薦枕席又神女賦曰楚襄王夜

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寐而夢之寤不自識○趙曰夢則楚襄

王夢神女是也此已初叙其離夔州 擺闔盤渦沸 洙曰郭璞

入船所歷之景及弔古之事如此 浪雷奔○蘇曰張禹曰迅雷

轉欹斜激浪輸風雷纏地脉 洙曰江賦流風蒸雷海賦驚

地脉 冰雪曜天衢 洙曰易何 鹿角具走險 洙曰文十

子家曰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 狼頭如跋胡 洙曰詩狼

不德則其鹿也 跋而走險急何能擇 惡灘寧變

色高卧負微軀

趙曰今遇惡難寧不變色乎高

書史全傾

境裝囊半厭濡生涯臨臬兀

洙曰困于

死地脫斯須

蘇曰陶秀行次豫章嘆曰生涯如臬兀胡不悲憂身世韓

不有

平川決

洙曰一作決

焉知衆壑趨乾坤霍漲海

定功曰言水之渺茫闊遠

矣雨露洗春蕪

蘇曰史惠曰征塵蒙

鷗鳥牽絲颺

趙曰

絲也謂之牽絲

驪龍濯錦紆落霞沉綠綺

洙曰謝玄暉晚

則絲有牽之理

殘月壞金樞

洙曰木玄虛海賦大明鑣轡於金樞之穴注大明月也金樞西方月沒之

處穴

泥筭苞初荻沙背出小蒲

洙曰謝靈運詩新蒲

鴈

兒爭水馬

夢符曰右按本草水馬生水

燕子逐檣烏

趙曰

上刻鳥鳥形

絕島容煙霧環洲納曉晡

洙曰謝靈運詩側

也燕如逐之

前聞辨陶牧

洙曰王蒙登樓賦北彌陶牧注陶卿名郊外

牧轉眄拂宜都

洙曰劉備改夷陵為宜都

縣郭南畿好

洙曰松滋縣

津

亭北望孤

趙曰懷長安矣

勞心依煦息

助詠畫昭蘇

趙曰開畫

之意遺樂還笑衰迷賢與愚

趙曰人清懸艱險則悲憂達平曠則笑樂當是時雖身之

老志之衰矣宜復論賢愚哉

飄蕭將素髮

洙曰秋興賦素髮以垂頰

汨沒聽洪

鑪

朱曰王粲傳鼓洪鑪以燎毛髮

亡聲曾忘返

洙曰謝靈運詩昔余游京華未嘗廢立聲山林之士入而不

復文章敢自誣

蘇曰卜商文章繩身之規矩豈敢自誣○趙曰公以文自任雖已亦不得而誣其不能也

此

生遭聖代誰分哭窮途

洙曰願延年詠阮步兵詩窮途能無慟○趙曰阮籍每行至路窮處則慟

哭而

卧疾淹為客蒙恩早則儒廷爭酬造化

洙曰王陵傳陳平謂

陵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師古曰謂當朝廷而諫爭也蘇曰後張綱曰吾廷諍是非屏棄茲彼非欲作自己名目端酬造化有補王

室而益黎民吾死亦無憾何況生焉○趙曰公言其為左拾遺時嘗論房琯有才不宜廢是為廷諍以酬君王頃遇之恩是為酬造化

化樸直乞

鄭曰去既切

江湖

趙曰肅宗以公言房琯出為華州司功屬關輔亂遂入蜀今在襄陽

楚之灩澦險相迫滄浪深可逾浮名尋已已嬾計却區

區趙曰公以諫忤旨流落江湖迫灩澦喻滄浪於是無意於浮名而遂其閑嬾矣喜近天皇寺先披

古畫圖夢符曰右按渚宮故事張僧繇畫為郡之冠常於天皇寺拓東承制拜右將軍僧繇攻畫為郡之冠常於天皇寺拓東

圖盧舍那佛像夜有奇光發自屋壁又於堂內圖孔子十哲像識者謂右軍絕筆湘東鮑潤岳謂曰釋門之內寫素王之容雖由神

異無方豈可夷夏同貫僧繇笑曰吾誠偶然安知不利於後聞者莫知其旨及後周滅二教梁為附庸荆楚伺字莫不毀藏唯天皇

寺有宣尼像遂為國庠時人載其先竟嘗於此手畫龍不時點睛道俗請之捨錢數萬落筆之後雷雨晦冥忽失龍不知所在唐朝

間立本工畫無對立本嘗至荊州視僧繇舊跡曰定虛得各耳明日又往觀之猶是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無虛士坐卧觀之

留宿其下十餘日而不能去應經帝子渚王謝玄暉瀟湘帝子遊江淹王謝君詩北渚有帝子瀟湘不

可期帝子見楚詞○定功曰楚詞云帝同泣舜蒼梧朱曰禮

子降兮北渚帝子謂堯女娥皇娥英矣朝士兼戎服君王按湛

謁帝蒼山蹊○趙曰公之懷舜深矣朝士兼戎服君王按湛

盧相劍越王取湛盧示之曰善哉街金鐵之英吐銀錫之精寄

盧相劍越王取湛盧示之曰善哉街金鐵之英吐銀錫之精寄

盧相劍越王取湛盧示之曰善哉街金鐵之英吐銀錫之精寄

氣託靈有游出之神服此劍可以折衝伐敵人君有逆誅則去之
它國允王乃以湛盧獻吳吳公子光弑吳王湛盧去如楚也鮑明
素天子旄頭初倣擾洙曰始擾亂也晉天文志昂為旄頭胡
按劍終旄頭初倣擾星也天子出旄頭罕畢以前驅也○趙
曰相始為亂也鶉首麗泥塗洙曰晉志自東并十六度至柳八度為
度之名分野則雍州也麗泥塗此言廣德元年長安陷也甲卒身雖貴書生道固殊出

塵皆野鶴洙曰晉嵇紹在稠人中昂然若野鶴之在雞羣駭魂匪轅駒洙曰王
都越國蹶如歷塊灌夫傳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
短今日廷論局促効轅下駒應劭曰駒者駕者轅下局趣驕小之
貌張晏曰免頭於車轅下隨母而已○趙曰言當夜劫則甲卒有
實為節度為將帥時有書生亦其中而書生之道自與甲卒殊矣

故有野鶴伊呂呂氏難降韓彭不易呼彭越彭越○趙曰伊呂望韓信
轅駒之譬呂望不肯降志矣文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鄭曰搏徒
人不來武人得勢也

曰莊子鵬之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
以六月息○趙曰言賢材之不得用也沈佺期移禁司刑詩散材

仍舊夏羽羽還搏扶回首黎元病爭權將帥誅山林託疲老未必

免崎嶇

○趙曰莊子齊物論於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一不

舟過夏人肌膚故云空翠撲肌膚薛夢符云水馬生水中善行如

馬亦謂之海馬今按陳藏器本草云水馬生海中頭如馬形長五

六寸蝦類也今所在池塘亦有之差小耳俗亦呼為水馬王象登

樓賦北弥陶牧西按昭丘注陶卿名郊外曰牧諸宮故事張僧繇

避疾景之亂來奔相東王繹承制拜右將軍僧繇善畫為南郡之

冠嘗於天皇寺栢堂圖盧舍那佛像夜有奇光發自屋壁又於堂

內圖孔子十哲像識者謂右軍絕筆相東記室鮑閑岳謂曰釋門

之內為素王之容降神異無方豈可夷夏同賞僧繇笑曰吾識儒

然安知不利於後聞者莫曉其意及後梁滅三教梁為附庸荆楚

祠宇莫不毀并惟天皇寺有宣尼僧像遂為國庠時人歎其先覓

嘗於此寺畫龍雷兩晦冥忽失龍所在盤渦解在前鹿角狼頭皆

惡灘名泉兀不安貌變地險銷出江陵則平矣故曰不有平川以

環州回環而舟不進也天子有孝德則五色雲見以太甲比代宗

放船

圖

巴蜀之人困於征役故云回首黎元病

收帆下急水卷幔逐回灘江市戎戎暗山雲泚泚寒

流林無徑入獨鳥惟人看已泊城樓底何曾夜色關

山館

南國書多霧北風天正寒

蘇曰張茂先北風凜冽天色正寒游子不歸吾心如割雖有尺

書吾不能達

路危行木杪身遠宿雲端

宋曰鮑明遠詩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山

鬼吹燈滅厨人夜語闌

趙曰楚詞有山鬼篇此山館乃楚地矣晉傅玄詩厨人進薩茹有酒不盈

杯雞鳴問前館世亂敢求安

迴棹

趙曰此公厭衡山之熱峴山之涼欲迴棹而往蓋公本襄陽人也

宿昔試安命

趙曰莊子云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自私猶畏天

趙曰言雖私已自便而終

不若小人之勞生繫一物

趙曰人之勞生不免繫著一物若利若名皆是矣

為客費

不若天者也

多年衡岳江湖大

鄭曰荊州記衡山南岳也周旋數百里高四千一十丈

蒸沍瘴癘

偏

趙曰蒸池按衡州衡陽縣云吳之臨蒸以蒸水名蒸池者其氣如蒸也○鄭曰寰宇記衡州衡陽縣蒸水源出縣西如蒸山水

經云蒸水出重安縣南又東北至臨蒸至湘謂之蒸口

散才嬰薄俗

趙曰以閑散之才為薄俗所嬰繞此

俗之意

有跡負前賢

趙曰賢者每以跡為累故以絕迹為貴今有留滯之跡所以負累於前賢矣

巾拂那關眼

趙曰巾拂所以莊肅形容之物那關眼則舟中放曠而不用矣

瓶壺易滿船

蘇曰洪喬解官去長沙臨郭蒲瓶壺復何益於吾哉○嘆曰兒女蒲眼歸無負

火雲滋垢

膩

朱曰淮南子曰早雲煙火

凍雨裏沉

朱曰作塵

綿

朱曰思玄賦東雨霽其西途往暴雨也

強

飯蓴添滑

鄭曰強其亮切○朱曰蓴見張翰後歸吳注

端居名績煎

夢符曰右按茶錄潭

邵之間渠江中有茶而多毒蛇猛獸鄉人每年採擷不過十五六斤其色如鐵芳草異常煎之無脚彼人所餉渠江者乃東平所出

伊渠江密

清思漢水上涼憶峴山巔

趙曰此在湘潭之詩最為卑濕蒸鬱之氣故清

思漢水而涼憶峴山也公

順浪翻堪倚

朱曰江賦水夷倚浪以傲睨

迴帆

又省牽吾家碑不昧

朱曰杜預侃碑峴山之下

王氏井依然

朱曰王粲宅有